

中国故事 年选

舒飞廉 编选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STORY



舒飞廉 编选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故事年选 / 舒飞廉编选.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7-5399-2707-7

I. 中… II. 舒…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3389 号

书 名 中国故事年选

编 者 舒飞廉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二 木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20 千

印 张 20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2707-7

定 价 24.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无刺的鱼
 老干爹
 乔老爷子的红本本
 穷人的大学
 耳光响亮
 十七岁的单车
 靠山倒下之后
 暴发户的游戏
 我也有情
 闪烁的天堂
 一个也不能少
 好大一个扑满
 一桶氧气
 映天火棘
 转运珠
 特殊行业
 九颗假牙
 两条雪白的毛巾
 葫芦兄弟
 泼掉金娃娃
 王剃头
 百年老汤
 你想对我说什么

于 强 / 1
 杨 格 / 5
 曾宪涛 / 17
 黄 胜 / 22
 杨 格 / 29
 叶林生 / 33
 唐雪嫣 / 37
 叶小青 / 41
 叶林生 / 46
 杨秀丽 / 50
 聂牛生 / 55
 焦松林 / 59
 刘春山 / 63
 赵守玉 / 67
 孙秀利 / 71
 郑 军 / 74
 黄廷洪 / 77
 老 三 / 81
 王应良 / 84
 顾文显 / 89
 安昌河 / 93
 张 眉 / 97
 酸秀才 / 101

父爱如山
 爱上橡皮人
 雪狼
 生命的撞音
 偷车这点儿事
 这里的午夜静悄悄
 吃着城墙打匈奴
 看人跳楼的人
 敲诈来的正是时候
 紫塞烧锅
 老吕的官印
 美女像味精
 阴亲
 我不当老大已多年
 死债
 天堂里有没有蝴蝶花
 庸才是这样炼成的
 天神吻过的孩子
 战争与爱情
 百变巧王
 三抗令
 是谁偷吃了冷饭
 选村长选了把椅子
 眼见不为实
 月儿有圆家难圆
 骑旅长的蒙古女王
 死亡飞车
 圈里圈外
 狼爪下的人质
 石破天惊
 菜刀传奇
 瓷娃娃
 卡尔·克洛耶的天才
 流氓是如何炼成的

马 强 / 103
 阿 辞 / 107
 清 明 / 112
 孙瑞林 / 118
 方冠晴 / 121
 袁 翼 / 127
 于全军 / 133
 余少镭 / 137
 刘 丹 / 143
 孙瑞林 / 147
 顾文显 / 153
 柴兴志 / 157
 张兴元 / 162
 刘 浪 / 166
 朱永军 / 170
 雪小禅 / 174
 王小玲 / 178
 徐 璟 / 183
 杨 格 / 187
 王静者 / 192
 尹洪林 / 197
 更 生 / 205
 范菊明 / 209
 于 强 / 214
 碧 城 / 218
 萨 苏 / 222
 周浩晖 / 226
 胡西东 / 241
 傅昌尧 / 253
 黄 胜 / 267
 安昌河 / 279
 李家同(台湾) / 299
 / 304
 王 璞(香港) / 310

无刺的鱼

千 强

无
刺
的
鱼

许文敬的父亲由于贪赃枉法，被朝廷革职查办，下了大狱。临终前，许父再三请求狱卒，让他悄悄带许文敬前来相见。望着还未成人的许文敬，许父泪如雨下：“敬儿呀，你长大后，不论做官还是为民，都要切记‘贪’字头上一把刀，莫要贪。”

许父死后，许文敬寒窗十载，终于金榜高中，被朝廷任命为马唐县知县。他立志要做一个清官，因此一上任，便亲自带领百姓挖沟挑沙，修了几条横贯全县的水渠；又以雷霆手段惩治了一帮为害乡里的恶霸，并且还清理了前任知县错判的几桩冤案。一时间，百姓称赞他是包青天再世。

这日，许文敬正在后堂休息，衙役班头赵六急匆匆进来，递上一份拜帖。许文敬接过帖子一看，不禁皱起了眉头。拜帖上写着“马唐茶商吴方道顿首百拜”，下头是拜见的礼单，单子上写着：黄金五百两，白银两千两，珍珠翡翠十盒，另有许多古玩字画。

许文敬问班头赵六：“这吴方道是何许人物？怎么出手如此大方？”赵六嘿嘿一笑：“大人，这吴方道是马唐有名的茶商，富甲一方，在南北各省有百余家分号，人称茶王。不瞒大人，这点礼品不算大方，他送给前任知县的礼品，一次就是黄金五万两……”

赵六刚要再说什么，见许文敬脸色一变，立即打住了。许文敬想起来了，自己刚到马唐上任时，马唐的富豪乡绅纷纷携带厚礼前来拜会，其中这吴方道送的就是一株挂满稀世珍宝的珊瑚。当时许文敬勃然大怒，不但将所有送礼之人全部逐出府门，还每人赏了一顿板子。之后他命人挂出告示：以后凡是行贿之人，一律杖责八十，入狱三个月。当时他记得第一个挨打的，就是这个茶王吴方道派来的下人。

“大人，礼单不薄，您看是收，还是不收？”班头赵六试探着问。许文敬哼了一声，把礼单掷到地上：“本官早已张贴告示，不准行贿，这吴方道竟敢公然抵抗本官法令。来人，将前来下礼之人重责八十大板，以儆效尤。”

许文敬本想，这次惩治了吴方道，他肯定不会再来烦自己了。不想几日后，府外来了一顶小轿，轿帘掀开后，走下一位妖娆的美人。美人见了许文敬，款款道了个万福，轻启樱唇：“小女子本是芙蓉楼的头牌月娘，承蒙大人厚爱，为我赎了身。月娘感恩不尽，愿意当牛做马，伺候大人一世。”许文敬一头雾水，自己什么时候给这个月娘赎的身？他赶紧仔细询问，终于得知此事竟是吴方道所为。许文敬气的脸色发青，马上命人将月娘送还给吴方道，并呵斥说，再有下次，一定重罚不饶。

半个多月后的一日，许文敬到文宝斋取装裱的字画。文宝斋的老板笑嘻嘻地取出一张一万两的银票：“许大人，您在鄙店装裱的那幅画，被一个外地商人相中了。小人擅自做主，将那幅画卖给了他，大人一定不会生气吧！”什么？许文敬吃惊不已。在文宝斋装裱的那幅字画，不过是他的涂鸦之作，准备装裱起来送给朋友，想不到竟然卖了一万两银子。许文敬惊喜地问店老板：“买我画的人姓什么，叫什么，是哪里人士？”店老板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来，只是说是个外地人。许文敬起了疑心，一拍银票：“本官是来装裱字画的，不是卖画的。本官限你三天内追回那幅画，不然休怪本官无情。”说罢拂袖出了文宝斋。

跟随许文敬的赵六说：“不就是一幅画嘛，既然人家愿意买，大人您何不顺水推舟，收了银票。这又不是受贿，大人忒小心了。”许文敬说：“如果我猜得没错，这画一定是吴方道买去了。此人千方百计地巴结我，一定有事求我。自古商人多吝啬，他既然花这么大力气行贿，事情一定是有违法令的不轨之事。如果我卖画给他，日后他就会攥着我的把柄要挟我。”果不其然，那幅画的确是吴方道买去了。许文敬收回画后，付之一炬，并吩咐手下，一定要小心防备吴方道。

不几日，许文敬的老师马侍郎告老还乡，路过马唐。许文敬急忙把老师迎进县衙，设宴款待。酒过三巡，马侍郎见县衙破旧，许文敬一身官服都打着补丁，餐桌上粗茶淡饭，只有一道鱼是荤菜，不禁赞叹道：“老夫一生学生无数，只有文敬如此清廉，真是可叹可佩啊。”说着他让家人取来几尾鲜鱼，赠给许文敬，“我知道你别无他好，只喜欢吃鱼，就特意给你带了几尾无刺鱼”。许文敬一愣：“老师说笑了，这世上还有无刺的鱼？”不想厨子把鱼炖好后，许文敬夹了一筷子，一尝，只觉得此鱼味道鲜美异常，入口松软，唇齿留香，竟然真的没有

一根刺。许文敬惊奇地说：“学生活了大半辈子，还是第一次吃到无刺鱼。不知道此鱼产于什么水域，是哪里的特产？”马侍郎呵呵一笑，含糊不答。

许文敬自幼喜欢吃鱼，尤其是鲤鱼、草鱼，可自从吃了无刺鱼后，他的口味竟然变得十分挑剔，一心只想吃那无刺鱼，别的鱼肉放进嘴里，全都味同嚼蜡。吃完马侍郎赠送给他的几尾无刺鱼后，许文敬嘴馋，派人到处打听哪里有无刺鱼卖。可派去的人全都无功而返。许文敬无奈，只得作罢，心里却老想着那道美味，整日茶饭无思。许夫人急坏了，又派人四处打探。

工夫不负有心人，这天一个丫鬟兴冲冲地跑来说，在前门大街新开了一家鱼馆，里面就有一道无刺鱼的菜肴，但是这家店非常奇怪，每天只卖一道无刺鱼。许夫人听后，赶紧命人去买。店家听说是知县来买鱼，急忙把鱼烧好，送进县衙。许文敬吃后，赞不绝口，而店家也识时务地每日按时将无刺鱼送进府内。许文敬吃无刺鱼上了瘾，一天不吃，就感到全身乏力，精神不振。

不料数月后，店家突然停止了送鱼，许文敬全身难受，催促衙役去买鱼。哪承想衙役回来后说鱼馆已经关门，店家不知所踪。一连几日没吃到鱼，许文敬哈欠连连，说不出的难受。就在这时，下人进来禀报，说茶商吴方道前来拜见。许文敬心烦，正要说不见，可他一看吴方道的礼单，竟然是十尾无刺鱼，只好请进吴方道。吴方道拱手笑道：“许大人一向可好？”许文敬勉强应道：“吴老板前来，不知有何贵干？”吴方道说：“只是拜会大人，别无他事。”他与许文敬寒暄了几句后，告辞而去。此后隔三差五，吴方道便带着十几尾无刺鱼前来拜会，许文敬有心不收，肚子里的馋虫却搅得他难受。

这天，吴方道又来了。许文敬沉着脸说：“自古没有白吃的饭，吴老板也不用装了，有什么事求我，明说吧。”吴方道一愣，笑了：“许大人果然爽快，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在下有个弟弟叫吴方有，半年前因为误伤人命，被大人判了斩刑，几个月后就要行刑……”话还没说完，许文敬摆手说：“你要我放了吴方有？此事万万不可，吴老板还是回去吧。”不料，吴方道哈哈一笑：“大人也忒小看我了，自古杀人偿命，在下也不能包庇弟弟。我只是想家弟没有子嗣，为了给他留点血脉，我想请大人允许在下请人为家弟借胎，给他留点骨血。”所谓借胎，就是古代判了死刑的罪犯，为了传宗接代，在狱里和家里人选的女子交合，等此女怀孕后，再行刑，以此来延续香火。原来是小事一桩，许文敬松了口气，借胎一事不算违法，由他去吧。于是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吴家选的女子与吴方有幽会。而他为了表示清廉，收到吴家的鱼后，都命人给吴家几两银子，作为鱼钱。

此事过了不久，许文敬突然接到朝廷文书，说死囚吴方有在千里之外再次伤人害命。许文敬大惊失色，心说那吴方有不是在大牢里关着吗，怎么跑到了千里之外？他急忙带人去大牢，这才发现大牢里竟然是一个与吴方有长相相似的替罪羊。大刑之下，那人招供说他其实就是那个借胎的“女子”。许文敬此时才明白，吴方道为了救弟弟，竟然偷梁换柱。许文敬惊怒交加，正要派人缉拿吴方道，朝廷的圣旨先到了。圣旨说许文敬贪赃枉法，卖放死囚，立即革职查办。许文敬大呼冤枉，说他只是吃了吴家几尾鱼，而且是给了钱的。下旨的官员冷笑一声：“不过几尾鱼？说的简单，你知道吴方道为了巴结你，是怎样养出那些无刺鱼的吗？”说着，他命人将许文敬带到了吴家。

吴家后院有座鱼池，池底全用黄金铺成，周围用白银砌边，水里堆满了珍珠宝石，几百尾无刺鱼在水里游动。到了喂食时间，几个大汉脱光了衣服，跳进水里，那些无刺鱼像见到了美味，纷纷游到大汉身上，竟然用嘴咬开大汉的肌肤，吮吸他们的鲜血。等鱼群吃饱后，大汉们已经是满身伤痕，痛不欲生，几乎昏死过去。许文敬瞠目结舌。下旨官员说：“这些无刺鱼生于东海，生性嗜血，而且喜欢居住在金银之地，人称‘贪鱼’。只要有人吃了它们的肉，就会上瘾，一日不食无刺鱼，便会浑身难受，最后为了此鱼，就会昧着良心变成贪婪之人。马侍郎和鱼馆里的无刺鱼，都是吴方道为了引诱你上瘾设下的局啊。”

许文敬呆呆地望着金池里的无刺鱼，后悔莫及。“想不到我一生最为痛恨的贪字，最后竟然落到我的头上。贪鱼，贪欲……”许文敬突然明白了，他大叫一声，纵身一跃，一头撞到了金池上。只见血光飞溅，一池清水顿成血色。

下旨官员叹气说：“贪字头上一把刀，还有多少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呀？”

（选自《今古传奇·故事版》二零零七年三月上）

老 干 爹

杨 格

老
干
爹

悲伤的王铁锤

事情还得从二十六年前说起。那个时候老王还被大家叫做王铁锤。王铁锤是个苦命人，父母死得早，东家一口饭，西家一寸衣，王铁锤磕磕绊绊长大了。年纪是长大了，可王铁锤人却生得瘦小，仿佛就没怎么发育过。王铁锤也想有个女人有个家，可家穷人丑，哪个女人能看上他？想得没有办法了，王铁锤也就死了心。

一天早上，王铁锤出门侍弄农活，走到门口那棵大榆树下时，看见树根下放着一个花花绿绿的一个小包裹。王铁锤蹲下身子一看，包裹里面是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小脸蛋青紫，眼睛紧闭，连哭喊的力气也没有。不用说，这可怜的孩子肯定是哪个没结婚的姑娘生下的遗孽，三十二岁的王铁锤想都没想，抱着孩子就回家了。

弃婴是个女孩，王铁锤给她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叫王美丽。有了这个女儿，王铁锤似乎有了奔头，两条罗圈腿像驾了风，来来往往地忙个不停。王铁锤像个货真价实的母亲，把王美丽抚养成了水灵灵的大姑娘。

王美丽一天天长，虽然有王铁锤的溺爱，但她生活得却很痛苦。在农村，私生女就是耻辱的代名词，而养父王铁锤又那么窝囊，王美丽觉得，老天爷对她太残酷。于是她把自己所有的委屈和愤怒都撒在又老又丑的养父身上，对王铁锤横挑鼻子竖挑眼。王铁锤知道女儿的憋屈，总是笑嘻嘻地承受着王美丽的凶悍。

王美丽虽然凶，但是却很有心计，书读得很刻苦，因为她知道，只有考上大学，才能脱离这块让她仇恨的乡土，才能和让她脸面扫地的养父彻底决裂。终

于，王美丽一路顺风地考上大学。四年前，大学毕业后，她就再也没有回到王铁锤身边，甚至连个电话信件也没有给，仿佛从人间蒸发。老乡们都说，老王养活了一头白眼狼。

老王想想抚养女儿付出的那么多苦难，也恨也气也后悔，可用不了一袋烟的工夫，老王又牵挂起薄情的女儿来。

前些天，王美丽突然打电话到村部，村长找来老王接电话，老王一听到王美丽的声音，一下子就哽咽了：“闺女，爸想死你了，这些年你都到哪里去了，也没个消息。你过得还好吗。”王美丽似乎也很激动，说自己已经在城里成家了，丈夫是个体面人，最近，她还生了女儿。她想让老王进城过一段日子，顺便带一罐酱萝卜去。王美丽说，现在她吃啥都不香，就想吃爸爸腌制的酱萝卜，并给了老王一个电话号码，要他到城里后，找个电话亭打电话给她，她让人开车去接老王。

老王激动得差点没把电话筒握碎了，女儿嫁了城里人怀孕了！自己也当姥爷了！

活了大半辈子的老王没有啥闪光点，可他腌制的酱萝卜却是当地一绝。从村部回到家里，老王千挑万选，选了最好的萝卜，洗干净，切成条，晒干了。再放到自己酿好的麻辣酱里，用一口小瓦罐闷着，几天后，打开瓦罐口，扑鼻的香味就冲了出来。

这天早上，老王揣上二千块钱（这是他所有的积蓄）和写着电话号码的字条，再背上那口瓦罐，赶往省城。老乡们看见老王脚下生风的样子，问他到哪里去？老王满脸喜气地说：“闺女找了个城里人，坐月子了，闺女女婿这不想我了吗？要我到城里享福去呢。我这就到省城坐火车去闺女家。”

老乡嘴里说着好，心里却骂道：“狗日的老王，没个记性，只怕是被白眼狼吃了还笑呢。”

吃了个鸿门宴

老王到了省城，顺利地坐上开往千里之外南江市的火车。在他的对面，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瘦高个男人。瘦高个很热情，一口一个大哥地和老王攀谈着。人逢喜事精神爽，老王兴奋地比划着，把进城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瘦高个说：“大哥是有福之人啊，闺女这么孝敬，现在接你去享福去了。”老王高兴得合不拢嘴。

第二天中午时分，火车到达终点站，老王和瘦高个都下了车。瘦高个说：

“老哥啊，也是咱俩有缘分，小弟请大哥吃午饭。”老王说：“那哪成，怎么好意思让你破费。”瘦高个说：“小弟诚心想交大哥这个朋友。我也是南江市人，说不定哪天要麻烦大哥的女儿女婿呢，您就别客气了。”说着，连拉带拽把老王请到一家叫香格里拉的豪华酒楼。

瘦高个要了个包厢，落了座，很爽快地点了一大桌菜，又要了一瓶茅台。老王这辈子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连声说：“在乡下听说城里人怎么怎么不实在，可我咋就遇到了好人呢。小兄弟，大哥能交到你这样的朋友，高兴啊！”情绪一高，老王放开量喝起酒来，一个小时后，老王迷迷糊糊地醉过去了……

老王被一阵幅度很大的动作和吆喝弄醒，睁开迷蒙的眼睛一看，眼前站着男男女女几个人。见老王醒来，一个水灵灵的女服务员说：“先生，请您埋单。”老王揉着热烘烘的眼屎，不懂这闺女说的啥意思。一个胖男人板着脸说：“就是你们吃完饭了，现在叫你结账！”

老王一惊，说：“那兄弟请我吃饭的，他说他结账。”女服务员说：“先生，那位先生有事早走了，在我们服务台打招呼说是您结账，他还拿走一条烟呢，您看，这是账单。”

老王知道自己上了瘦高个的当了，只好自认倒霉。他沮丧地站起来说：“我说咋就碰到那么好的人呢，算了，就当养的一窝猪死了。闺女，一共多少钱？”

女服务员笑盈盈地说：“一共二千块钱，先生。”女服务员的这句话，把老王又吓瘫在座位上。二千！？两个人张张嘴就吃掉他半辈子的积蓄？这吃的是龙肉还是人肉？老王傻傻地看着眼前的人，说不出话来。

站在一旁的还有两个人，一个白白胖胖，西服皮鞋，一个一身黑衣，剃着光头。黑衣人冷冷地说：“今天是我们五周年店庆，还打了八折，不打折，就得二千五，我们可都是明码实价，你们可是看着菜单点的菜。”

老王知道事情没有收拾的余地了，总不能将吃的喝的倒出来还给人家吧。他哭丧着脸说：“咋这么贵呢？我那二千块钱是给我外孙女的见面礼呢，这下好了，给骗子骗了精光。哎！这还说啥呢，这钱我给！”

老王一边心疼地嘟囔着，一边朝胸口的贴身口袋摸去，这一摸不要紧，老王的手定格在胸口前，钱包不见了！

黑衣人一看就明白，这可怜的老头遇到骗子了，那狗日的骗子不仅饱餐了一通，还将老头的钱包给偷了。黑衣人勃然变色说：“上当了吧，啥也别说了，打电话给你城里的亲戚，叫他们送钱过来！”

老王哭丧着脸说：“兄弟，我女儿女婿家的电话在我钱包里啊，数字那么多，我记不清了。”黑衣人说：“那他们住在什么地方，说出来，我派人去接。”老王说：“我也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我是头一回来呢。”

“废话！自己家女儿女婿住在什么地方你不知道？你想吃白食是不是？你找错地方了！”黑衣人一把揪住老王张开的领口，挥拳要打。这时，那个白白胖胖的男人说话：“算了吧，看他这个样子也不是吃白食的人，打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黑衣人收回拳头说：“大哥，照这么说咱们就白白地让他沾我们便宜？”胖子说：“这个头当然不能开，我看这样吧，厨房里不是刚走了一个杂工吗？就让他顶上，一天算他二十块钱的工资，工资扣下，干满一百天后，让他走人。”

黑衣人连声歌颂大哥英明，老王也听出了个大概。他想，人家是做生意的，当然不能白白让人吃了，不揍他，让他打工还债，那是放他一条生路啊。于是便连声说：“中！中！”

当下，老王就留在了酒楼的厨房里，摘菜洗刷传送，像一块万能的膏药，哪里需要就贴在哪里。晚上十二点多的时候，才消停下来。黑衣人扔过来一碗饭，哼了声说吃吧，就走了。老王也是饿了，端过碗，就吃了起来。

这是一碗由几个客人吃剩下组成的白米饭，老王咽了几口，想到行李里还带着那罐酱萝卜，想到自己一时半会见不到女儿女婿，这罐菜放长了也是变质，便解开随身携带的蛇皮袋的口子，取出瓦罐，开了封口，夹出几根萝卜条，放在碗里。

老王想着被人骗了半辈子的血汗钱，想着看不到女儿女婿和外孙女，越想越急，越想越气，泪水吧嗒吧嗒地滴落在白米饭里，滴落在萝卜条上。

不知过了多久，一声“喂”让老王抬起头来，老王擦干泪水一看，是那个白白胖胖的男人。胖男人提着鼻子，四下瞧着，自言自语着：“什么东西这么香啊？”老王不知道胖子说的是啥意思，没有搭腔。胖子继续搜索着，突然在老王的面前停下脚步说：“这香味是从你碗里酱萝卜冒出来的。”老王害怕被认定为小偷，连忙说：“大兄弟，这酱萝卜是我带给女儿女婿的，不是你们饭店的，不信，我拿给你看。”老王把瓦罐拿过来，又开了封口，指着里面的萝卜条说：“你看你看，你们饭店没有这个吧。”

厨房里弥漫着一股特别的味道，淡淡的香，甜甜的辣，幽幽的酸。胖子的眼睛紧紧地盯着瓦罐里的酱萝卜，用筷子夹出几根，但见那萝卜条青翠逼眼，浅白润目，纹理纵横，错落有致。给人的感觉是一口咬下去，牙齿未动，那萝卜

条就“嘎吱”一声脆断为两截。

“这是你做的小菜？”胖子盯着老王问。

“嗯哪，我闺女就想吃我酱的萝卜条，特意叫我带的。”老王说。

“噉——”胖子沉吟着，又想了一会儿说：“老同志，我索性帮你帮到底吧。我们酒楼呢，也需要些小菜，我看你手艺还说得过去。这样吧，你给我专门腌制这种酱萝卜，一天三十斤，每斤我给你一块钱的加工费，这样呢，你一天就可以赚三十块钱。两个月就能把欠我们的饭钱还清，你看怎么样？”

老王就想着早点还清欠人家的钱，听胖子这么一讲，高兴地说：“大兄弟，我打第一眼就看出你是个好人。中，就这么定了！”

胖子哈哈一笑说：“还是要请你谅解啊，我这可不是扣押你，实在是没有办法，那顿饭钱不解决了，说不过去啊。这样吧，我带你去一个宽敞的地方，你就住在那里，安心给我腌制酱萝卜，需要什么原料配料，你跟我说。”

“中！”老王向胖子伸过手去，看见胖子没有握手的意思，又收了回来。

随即，胖子带老王走出酒楼，来到停车库，在一辆“宝马”轿车前停了下来，让老王上了车。胖子启动马达，“宝马”在灯红酒绿的城市街道上左左右右，半个多小时后，停在一栋别墅前。胖子把老王带到屋子里说：“你就住在里面，啥东西都是齐备的，一日三餐我会派人送过来，你安心在这里打工吧。”

老王早呆了，这么大的房子，比村里的礼堂还大呢；这么漂亮的摆设，人咋敢放手用呢？这大兄弟人咋就这么好呢？

朱老板的心思

这个白胖子叫朱幸福，香格里拉大酒楼的老板。朱幸福无意中看到老王的酱萝卜后，心里激动得怦怦响——这么好的小菜能给他带来多少利润啊！

到香格里拉吃饭喝酒的人，吃腻了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往往是那些风味独特的下饭小菜能勾起他们的胃口。要说酒店里也不缺小菜，王致和啊，老干妈啊，多的是，可是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小菜吃多了也会犯腻，朱幸福为此伤透了脑筋。而老王腌制的小菜，纯天然，真成色，色香味俱全。要是酒楼里每天上这样的小菜，那得招揽多少食客啊，这简直是老天爷送给他的财神爷！

朱幸福又想，这样的财神爷，一是不能让他觉悟，一旦老王明白自己的价值后，一定会和他谈条件；二是不能被别人发现，一旦被发现，会有多少酒楼的老板来挖老王。

朱幸福将老王稳在他那栋还没有入住的别墅里。为了防止老王逃跑，他将大门紧锁，还牵了一条叫“赛虎”的德国牧羊犬守在门口。而老王需要的所有原料配料，也都是由他一手操持。朱幸福这么做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不动声色地把老王的手艺学到手，因为长时间地把老王软禁在别墅里也不是个办法，学好了手艺，放老王走，也可以放心了。

一个星期后，老王腌制的第一批酱萝卜新鲜出炉，不出朱幸福所料，酱萝卜投放到餐桌上后，就餐的人没有一个不赞不绝口，都追问这小菜是哪里买的。朱幸福颇为自得地说：“我探索研究了好几年，自己研制出来的。”大家纷纷挑起大拇指。

这之后，香格里拉酒楼的生意彻底火起来了，大部分食客就是冲着那碟酱萝卜而爽快地一掷千金。

这天晚上，香格里拉酒楼迎来了一个重量级的贵客——南江市市长及他的一批客人。

为了接待这位贵客，朱幸福挂起了“暂停营业”的牌子，这让市长很满意，严肃的脸也亲切慈祥起来。晚上十二点钟的时候，宴会进入尾声，朱幸福端上来几碟酱萝卜。就像当初朱幸福第一次发现老王的酱萝卜一样，市长一下子敏感起来，他提着鼻子目光炯炯地盯着萝卜条，情不自禁地伸手捏过一根，放进嘴里。众人一片寂静，小心翼翼地看着市长。萝卜条在市长的嘴巴里“嘎巴嘎巴”地脆响着，市长突然断吼一声道：“好！很好嘛！大家都来尝尝，是个新生事物呢！”

众人学着市长的做派，各自伸手拎过一根萝卜条，嘎巴嘎巴地咀嚼着，真心诚意地叫着好。市长的兴致更高了：“小朱啊，可以加大一点投放量嘛，再来几碟。上米饭！”

朱幸福一挥手，十几个模特般的女孩端过米饭和酱萝卜，分别呈给每位客人，然后退出。市长甩开腮帮子，一口米饭，半根萝卜，左右开弓，上下联动，三下五去二消灭了一碗米饭六七根萝卜条，一抹嘴道：“小朱同志，我还要乘胜追击再消灭一碗呢。”又环视大家道，“同志们啦，我可是好多年没有心甘情愿地吃过米饭了，今天居然要消灭两碗，这个小菜居功至伟呢！对了，小朱同志，我要犯个错误，你给我弄点这个东西，我要带回去，每餐饭我都要和它打交道呢。同志们啊，这不算索贿吧。”大家哈哈大笑着，说市长这可是你第一次犯如此严重的错误啊！市长也开怀地笑了。

这个时候，朱幸福低声细语地说：“市长，我要违抗领导指示了，我不能打

包一大堆酱萝卜让你带回去。这个小菜是我自己研制出来的,我知道它的特性,酱菜打开封口后,当天食用才能保持最好的味道,过夜了,味道就有些走样。所以,我每天为您单独腌制一罐酱萝卜,每天给您送一次,以保证您每天都能吃到最新鲜的。不过,这需要一段时间,一个星期后,酱萝卜才可以出炉。”又高声说道,“大家可别以为我是在打我自己的小算盘,我可是为咱南江市六百万老百姓做好事呢。市长吃饭香了,咱老百姓就更有盼头了。”

大家纷纷附和,市长笑着说:“小朱是个有心人,搞起来发明创造了。好!好!”

送走了市长一行,朱幸福高兴得恨不得翻几个跟头。能攀上了市长这样大人物,以后发更大的财还用担心吗?

第二天,朱幸福在送原料给老王的时候说:“老王,你从这些萝卜中挑几个最好的萝卜,单独腌制一罐。”老王没有多问,说声“中”。朱幸福又说:“老王啊,我随便问个事情。你在腌制萝卜时,我观察了好些日子了,事后呢,我也照你的程序做,可搞出来的成品怎么就没有你搞的有味道呢?你是不是有什么秘方啊?”

说起这个话题,老王来劲了:“大兄弟,我啥秘方也没有,就是普通的萝卜和油盐酱醋,可是,这腌制的火候最难把握。选什么样的萝卜,切什么样的形状,晒干到什么样的分寸,下多少盐,埋多少酱,闷多长时间,丝丝毫毫不能差。你要问我这丝丝毫毫到底在哪里,我也说不出,我就是凭感觉。比方眼前一大堆萝卜里,我一眼看去,那些最适合的萝卜好像在向我招手,我就抓过它说,就是你了;再比方萝卜条晒到什么程度最好,我也说不出来,反正晒到时候了,那些家伙们就像在向我喊呢。在我的眼里,那些盐啊酱啊萝卜啊,都会说话呢。”

朱幸福听罢,清楚自己是学不好这门手艺了,他也知道,老王说的是实话,老王和酱萝卜打了几十年的交道,在他的世界里,每道工序都是有生命的。

朱幸福心事重重离开了别墅,怎么样才能把老王永远软禁在自己身边,为自己创造财富呢?他一时没有了主意。

一个和四个

老王忙完了手头的事情后,躺在别墅里小运动场的草皮上,“赛虎”蜷缩在他身边——本来,朱幸福是想让这条大狗在门边站岗放哨,防备老王逃走。可老王这些天和赛虎相依为命,人与狗倒是有了深厚的感情。空闲的时候,老王就蹲在赛虎跟前,和赛虎说着话,老王说他这辈子受过的苦难,说到伤心处,老

泪纵横。赛虎好像听懂了老王的话，呜呜着，用它那颗硕大的狗头蹭着老王。老王见赛虎被锁在别墅门前的可怜样，弄开了狗脖子上的铁锁，让它也自由自由。

老王又在想着女儿一家。女儿女婿没有接到他的电话，接不到他，他们着急吗？小外孙长的啥样呢？会叫姥爷吗？见到外孙后，女儿会让他抱一抱孩子吗？

不知不觉的，夜色已深，老王站起身，对“赛虎”说声：“回你老窝去吧。”“赛虎”听懂了老王的话，和老王亲热了一会，就回到别墅门前的狗窝睡下了。老王呢漫不经心地朝屋里走去。

老王摁亮吊灯，忽然看见跟前站着一个人，那男人手握一把尖刀。老王正要喊救命，男人一横尖刀说：“王铁锤，你别叫，也别喊，你声音再大，也没人听见，再说了，你不能叫喊，因为你女儿女婿和你外孙在我手上，你要是不老老实实地听我的，他们没命，你也没命。”

老王大惊失色，这个蒙面人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女儿女婿和外孙又是怎么落在他的手上？“你是谁？你想干什么？我女儿女婿和外孙怎么样了？”老王惶恐而又疑惑地问。

“别问我是谁，我问你，你女儿是不是叫王美丽？你是不是还不知道你女婿和外孙的名字？”蒙面人冷笑着说。

面前的这个男人对自己的家底这么清楚，老王这下完全相信女儿女婿和外孙处在危险之中了，他哀求道：“好汉，我们一家和你无冤无仇，你不能害我们啊！我又是一个啥也不会的乡下人，你要我干什么？”

蒙面男子冷冷地问：“朱老板几天前是不是叫你专门腌制一坛萝卜条？”老王点头说是。蒙面人说：“那就好，现在，我要你把这点东西放进坛子里，对谁也不能说。我实话实说吧。朱老板叫你腌制的这坛萝卜条，是送给一个人的。这个人呢，是我的一个仇人，他强奸了我老婆，可是这个人有权有势，强奸了我老婆，反而反咬一口说我老婆勾引他，破坏他的家庭团结和谐。我咽不下这口气，想搞点东西让他吃下，教训教训他。你放心，这东西要不了他的命。”

老王一听，嚷道：“你这是要我投毒害人啊，我不干！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坑害过别人！”

“照这么说，你是想叫你们一家四口的小命上西天？王铁锤啊王铁锤，你是犯傻吧，你老老实实过了半辈子，不害人不坑人，可你得到了什么？一辈子连女人都没有碰过。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倔！我教训我那仇人只不过让他不